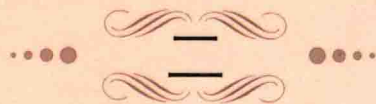



成都考古研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成都考古研究

(二)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34篇，是从2009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中遴选出来的。涵盖时代从史前至唐宋时期。主要内容包括有史前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玉器、墓葬、聚落与社会；汉晋墓葬、物质文化与风俗；唐宋佛教、陶瓷考古；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等。涉及区域主要是四川地区，部分内容也涉及甘青、云贵和峡江地区。

本书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考古研究. 2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03-039051-6

I.①成… II.①成… III.①文物-考古-成都市-文集 IV.①K872.7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708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柴丽丽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 3/4

字数：820 000

定价：**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分期的再认识——兼论营盘山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属性	何锬宇 (1)
四川盆地西北缘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述析	陈 剑 (17)
关于哨棚嘴文化的几个问题	江章华 (31)
川西史前玉器简论	陈 剑 (46)
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	李明斌 (59)
宝墩文化四期遗存分析	江章华 (69)
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	何锬宇 蒋 成 陈 剑 (80)
滇中三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刍议	周志清 蔡雨茂 (88)
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初论	左志强 (101)
河姆渡遗址再分析	刘祥宇 (113)
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	江章华 (122)
试论十二桥文化的生业方式——以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心	何锬宇 (136)
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	姜 铭 赵德云 黄 伟 赵志军 (147)
试析古蜀玉器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王 方 (155)
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凹刃凿形器的初议	周志清 (168)
关于岷江上游石棺墓的两个问题	江章华 (179)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遗存分期研究刍议	左志强 (189)
南丝路上的早期金属工业	周志清 (201)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	陈云洪 颜劲松 (211)
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	索德浩 刘雨茂 (248)
四川汉代俳优俑——从金堂县出土的俳优俑谈起	索德浩 毛求学 汪 健 (257)
变形四叶兽首镜探研	苏 奎 (270)
汉代导引俑与导引术	苏 奎 (280)
广元宝轮院崖墓的时代及有关问题	易 立 (289)
成都十二桥遗址瓦当材料初步认识	易 立 (301)
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部分瑞像的辨识	王剑平 雷玉华 (307)

四川安岳圆觉洞造像的初步研究·····	王剑平	雷玉华	傅成金（320）
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四川造像·····	王剑平	雷玉华	（357）
安岳卧佛院第4号龕题记与相关问题·····	张雪芬	李艳舒	（372）
成都市博物馆新址出土北宋权范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何锬宇		（381）
关于四川三台出土“官”款白瓷的几个问题·····	易立		（390）
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宋代茶具与饮茶习俗·····	黄晓枫		（398）
磁峰窑与四川盆地宋代白瓷生产·····	黄晓枫		（410）
唐宋时期成都府辖县乡、里考·····	易立		（424）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分期的再认识

——兼论营盘山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属性

何锬宇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位于大夏河东岸的黄土高原上，西面塬下为东川河谷盆地，遗址由秋粮地、阴洼坡和破寺角等平原、山坡、土岗连成一片。1977~1978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会同有关部门对林家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并整理发表了发掘报告，将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1]。原报告较为全面地公布了发掘材料，为认识和进一步研究马家窑类型文化的内涵、性质，以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供了依据。但是，报告对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房址，而对灰坑、窑址的开口层位并没有交代清楚，从而影响了林家遗址马家窑类型分期的细化和深入。后来也有学者在对林家遗址发掘报告分期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分期，基本上维持了原报告的结果^[2]；近来又有将其分为三期，但第三期分为早、晚两段^[3]。无疑，随着分期的深入，对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的发展认识也进一步加深。近年，川西北的茂县营盘山^[4]、汶川姜维城^[5]等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均含一定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对于这些遗址的时代和文化性质尚有不同意见。基于此，笔者重新梳理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获得了一些原来未引起重视的线索。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林家遗址的分期拟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一步讨论茂县营盘山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属性。

一、林家遗址的层位关系

首先，从原报告介绍第6层为“夯筑硬土，为下层半地穴房址内的堆积……且此层下为生土”，我们可知第6层实际为下层房址（F9、F19、F24、F26）的垫土；另外，“第5层叠压于下层房址之上，包含物极少，是屋顶或墙壁上铺抹的泥皮的堆积”，可以理解为下层房址的废弃堆积。所以，第6层，F9、F19、F24、F26和第5层是代表下层房子的建造、使用和废弃三个不同阶段的堆积，年代相差当不会太远，从地层关系上可将其划为遗址的早期堆积。

其次，由原报告“图二（上） T16—17—18北壁地层剖面图”可知①→②→③→④→H5、H54→⑤→F9→⑥；由“图二（下） T19—48北壁地层剖面图”可知

①→②→③→F8→④→H40→F26→⑥；由原报告“图四 F17、F18叠压关系剖面图”可得到另外一组地层关系，即①→②→③→F17→④→F18、H31→⑤→F19→⑥。

再次，从报告的叙述可知第3层以上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单位，即第3层为新石器时代最晚的地层单位。从报告叙述中我们还得到6组遗迹打破关系，此前已经有多位研究者曾注意到的，即H54→F12，F18→H30，H40→F26，H69→H71，F22→H70，Y1→F19。

最后，还可以从原报告“图三 探方、遗迹平面分布图”得到多组比较确定的遗迹间的打破关系，结合前面已经确定了房址的开口层位，我们可间接得到一些灰坑的开口层位，悉数列举如下：③→H68→F27→F22→H70、H71；④→Y1、H31→F19→⑥；④→F7→H55、H88；③→F6→H2、H96、H97；④→H40→F26→⑥；③→H13→F5→④；H5→F12→⑤；④→F18→H30。

这样，我们就尽可能复原了一部分遗迹的开口或打破地层，可以分为3组。A组，下层房址和废弃堆积（第6层、F9、F19、F24、F26、第5层、H14、H30、H55、H70、H71、H88）；B组，中层房址、灰坑（F2、F4、F7、F12、F18、F22、Y1、H5、H31、H40、H54、H69）和第4层；C组，又可分为2小组，其中第3层下各遗迹单位（F6、F8、F17、F27等21座房址，H2，H96，H97，H13，H68）为C1组，第3层为C2组。

二、林家遗址陶器类型学分析

在理清林家遗址层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依据器物的形态变化对典型器物重新进行类型学划分。林家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以罐、瓶、缸、盆、钵、甑、带嘴锅、碗为主，另外有少量瓮、豆、托盘和器盖等。

彩陶瓶 依据口部特征，分为二型。

A型 直口，鼓肩，腹部无耳（图一，1）。

B型 侈口，腹部有对称圆形小耳，分为二式。

I式：折沿，尖唇，颈部饰条带纹，肩部饰二方连续涡旋圆圈点纹（图一，2）。

II式：平沿，尖唇，颈部饰条带纹和圆圈点纹，腹部饰平行线纹（图一，3）。

壶 分为二式。

I式：侈口，尖唇，长颈，颈部饰条带纹（图一，4）。

II式：侈口，平沿，圆唇，颈部较I式短（图一，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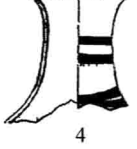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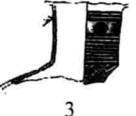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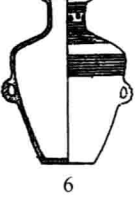


缸 出土较少，分为二式。

I式：尖圆唇，直腹，腹部饰捏塑的附加堆纹（图一，7）。

II式：方唇，下腹内收（图一，8）。

带嘴锅 均为筒状流，分为三式。

I式：敛口，弧腹，口沿下饰弧线黑彩（图一，9）。

器类 分期	彩陶瓶		壶	缸	带嘴锅
	A	B			
早期	 1		 4	 7	 9
中期					
晚期早段		 2	 5		 10
晚期晚段		 3	 6	 8	 11

图一 彩陶瓶、壶、缸、带嘴锅分期表

1. A型彩陶瓶 (F19:1) 2. B I 式彩陶瓶 (F21:5) 3. B II 式彩陶瓶 (T14③) 4. I 式壶 (T35⑥:111) 5、6. II 式壶 (H9:2、F8:12) 7. I 式缸 (T35⑤) 8. II 式缸 (T53③) 9. I 式带嘴锅 (F19:26) 10. II 式带嘴锅 (F21:6) 11. III 式带嘴锅 (T52③)

II 式：口部有压印齿状花边纹，弧腹，平流（图一，10）。

III 式：口部饰压印齿状花边纹，流斜向上（图一，11）。

罐 依据口部和腹部特征，分为五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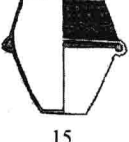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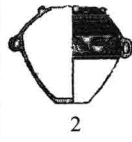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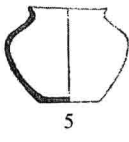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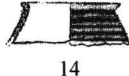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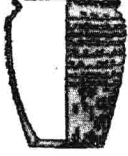
A 型 敛口，弧腹，腹部有双系，依据腹部特征，分为二式。

I 式：腹较鼓，腹部两侧有对称双系，肩部饰“四角星”纹和平行线纹（图二，1）。

II 式：颈部和腹部均有对称双系，腹部饰“三趾爪”纹和平行线纹（图二，2）。

B 型 侈口，鼓腹，分为三式。

I 式：溜肩，口沿和腹部饰黑彩条带纹和变体鸟纹（图二，3）。

型式 分期	A	B	C		D	E	
			Ca	Cb		Ea	Eb
早期							
中期							
晚期 早段							
晚期 晚段							

图二 陶罐分期表

1. A I 式 (T3⑥ : 66) 2. A II 式 (H55 : 34) 3. B I 式 (F24 : 6) 4. B II 式 (T18④ : 2) 5. B III 式 (F8 : 12)
6. Ca I 式 (F9) 7. Ca II 式 (T4⑤) 8. Ca III 式 (F8) 9. Ca IV 式 (T13③) 10. Cb I 式 (F9 : 22) 11. Cb II 式
(H54) 12. D I 式 (T35⑤) 13. D II 式 (T18④ : 37) 14. D III 式 (T20③) 15. Ea I 式 (F4 : 1) 16. Ea II 式
(F16 : 7) 17. Eb 型 (F8 : 1) 18. Ec 型 (F21 : 9)

II 式: 折肩, 素面 (图二, 4)。

III 式: 颈部较短, 器形矮 (图二, 5)。

C 型 卷沿, 依据陶质和口部特征, 分为二亚型。

Ca 型 夹砂陶, 腹部饰绳纹, 分四式。

I 式: 沿微卷, 方唇, 颈部较长 (图二, 6)。

II 式: 卷沿, 方唇, 花边口沿 (图二, 7)。

III 式: 卷沿, 短颈, 花边口沿 (图二, 8)。

IV 式: 卷沿, 圆唇, 肩部饰水波纹和附加堆纹 (图二, 9)。

Cb 型 泥质黄褐陶, 通体饰黑彩, 分为二式。

I 式: 侈口, 肩部饰蛙纹 (图二, 10)。

II 式: 敛口, 溜肩, 肩部饰平行线条纹 (图二, 11)。

D型 敛口，分为三式。

I式：卷沿，短颈，颈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12）。

II式：平折沿，尖唇，颈较长，颈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13）。

III式：沿微卷，圆唇，颈部饰平行线条纹（图二，14）。

E型 深腹罐，依据陶质和口部特征，分为三亚型。

Ea型 泥质黄褐陶，腹部有对称双系，器物上半部分饰黑彩，分为二式。

I式：敛口，溜肩，肩部饰“城垛”纹和平行线条纹（图二，15）。

II式：侈口，折肩，肩腹部饰圆圈点纹和弧边三角纹（图二，16）。

Eb型 敛口，平沿，圆唇，肩、腹各饰一道附加堆纹（图二，17）。

Ec型 夹砂褐陶，侈口，折肩，周身饰绳纹和箍带纹（图二，18）。

盆 依据口部、腹部形态差异，分为五型。

A型 折沿，弧腹，分为四式。

I式：敛口，折沿，尖唇，弧腹略折（图三，1）。

II式：口微敛，圆唇（图三，2）。

III式：直口，折沿，腹较深（图三，3）。

IV式：敞口，折沿，尖唇，浅腹（图三，4）。

B型 平沿，短颈，分为二式。

I式：直口，平沿，方唇，弧腹（图三，5）。

II式：敛口，平沿，圆唇，弧腹（图三，6）。

C型 敛口，弧腹，分为四式。

I式：折沿，圆唇（图三，7）。

II式：折沿，尖唇，弧腹略折，腹部饰草卉纹（图三，8）。

III式：折沿，圆唇，腹部饰蛙纹（图三，9）。

IV式：平沿，方唇，腹部饰草卉纹（图三，10）。

D型 口微敛，折腹，分为四式，器形变化不大，主要是彩绘纹饰的变化。

I式：折沿，尖唇，内沿饰“倒人形”纹（图三，11）。

II式：折沿，尖唇，腹较深，腹部饰“三趾爪”纹（图三，12）。

III式：窄沿，上部饰连弧并列波浪纹间圆点纹（图三，13）。

IV式：折沿，尖唇，腹部饰连弧并列波浪纹和“二趾爪”纹（图三，14）。

E型 平沿，方唇，分为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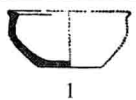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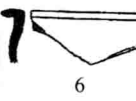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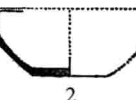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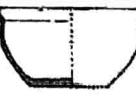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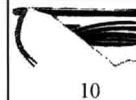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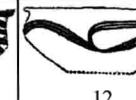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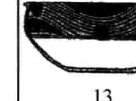




I式：敞口，斜腹，腹下部饰交错绳纹（图三，15）。

II式：直口，弧腹（图三，16）。

甗 依据口部、腹部特征，分为三式。

I式：口微敛，弧腹，腹部有双釜（图三，17）。

II式：敞口，斜沿，尖唇，斜腹（图三，18）。

器类 分期	盆					甑
	A	B	C	D	E	
早期	 1	 5  6	 7  8	 11		 17  18
中期	 2		 9			
晚期 早段	 3  4		 10	 12  13	 15	 19
晚期 晚段				 14	 16	

图三 陶盆、甑分期表

1. A I式盆 (T4⑥: 66) 2. A II式盆 (T23④: 54) 3. A III式盆 (H92: 31) 4. A IV式盆 (F16: 25) 5. B I式盆 (T35⑥) 6. B II式盆 (T4⑤) 7. C I式盆 (T4⑥) 8. C II式盆 (H70) 9. C III式盆 (T46④) 10. C IV式盆 (F16) 11. D I式盆 (H55: 29) 12. D II式盆 (H27: 7) 13. D III式盆 (H23: 24) 14. D IV式盆 (T5③: 8) 15. E I式盆 (F21: 10) 16. E II式盆 (T24③: 25) 17. I式甑 (H81: 18) 18. II式甑 (H55: 28) 19. III式甑 (F8: 13)

Ⅲ式: 直口, 平沿, 方唇, 弧腹(图三, 19)。

钵 依据口部、腹部特征, 分为三型。

A型 敛口, 分为二亚型。

Aa型 腹较深, 分为二式。

I式: 尖圆唇, 弧腹, 饰弧线垂帐纹(图四, 1)。

II式: 尖圆唇, 腹上部饰黑色彩绘垂帐纹, 腹部饰捏塑的附加堆纹(图四, 2)。

Ab型 腹较浅, 分为二式。

I式: 圆唇, 鼓腹, 饰平行带状纹黑彩(图四, 3)。

II式: 腹部饰柳叶纹和平行带状纹黑彩(图四, 4)。

B型 直口, 弧腹, 分为二式。

I式：直口微敛，弧腹，腹部饰草卉纹（图四，5）。

II式：弧腹略折，腹下部饰两道平行条带黑彩（图四，6）。

C型 口微敛，腹部有对称双釜，分为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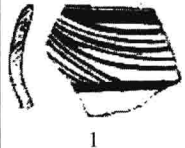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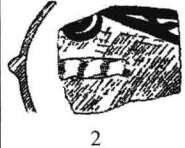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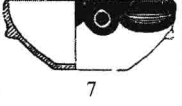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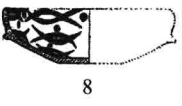
I式：上腹彩绘黑彩圆点和垂帐纹（图四，7）。

II式：器形较浅，腹部饰弧线相交“鱼形纹”（图四，8）。

碗 敞口，分为二式。

I式：尖圆唇，弧腹，假圈足（图四，9）。

II式：尖圆唇，斜腹，平底（图四，10）。

器类 分期		钵				碗
		Aa	Ab	B	C	
早期		 1	 3	 5		
		 2		 6	 7	 9
中期						 10
	早段		 4		 8	
晚期	晚段					

图四 陶钵、碗分期表

1. Aa I式钵 (T4⑥) 2. Aa II式钵 (T15④) 3. Ab I式钵 (H81) 4. Ab II式钵 (H46:62) 5. B I式钵 (F9:54)
6. B II式钵 (T46④:34) 7. C I式钵 (T46④:35) 8. C II式钵 (H92:27) 9. I式碗 (H31:24)
10. II式碗 (T4④:1)

瓮 仅1件。小口，圆肩，深腹，小平底（图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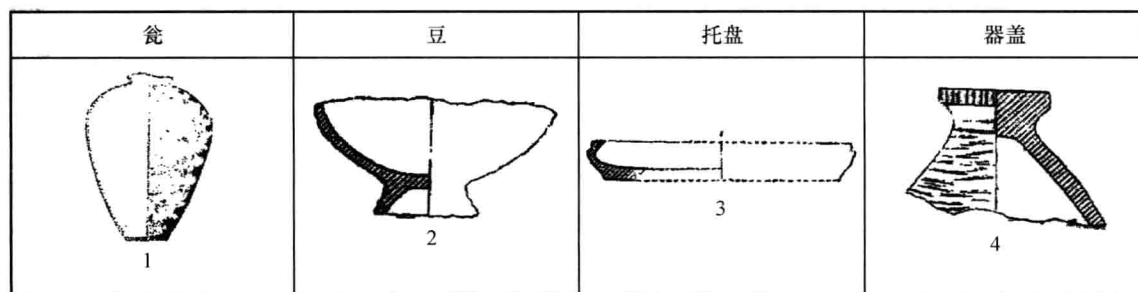
豆 仅1件。口部残，弧腹，矮圈足（图五，2）。

托盘 敛口，方唇，折腹（图五，3）。

器盖 圆形纽，纽周饰绳纹，器盖呈倒喇叭形（图五，4）。

依据地层关系，结合上面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我们可以将东乡林家遗址分为三期4段，分别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段和晚期晚段。

早期即A组地层单位。器物类型包括A型彩陶瓶，I式壶，I式缸，I式带嘴锅，A I、B I、Ca I、Ca II、Cb I、D I式罐，A I、B I、B II、C I、C II、D I式盆，



图五 其他类型陶器

1. 瓮(F6:2) 2. 豆(F21) 3. 托盘(T3⑥:61) 4. 器盖(T4⑤)

I、II式甑，Aa I、Ab I、B I式钵，托盘，器盖等。

中期即B组地层单位。器物类型有B II、Ca II、D II、Ea I式罐，A II、C III式盆，Aa II、B II、C I式钵，碗等。该段器物种类少，显得有些单薄，器物群中不见早期的托盘、器盖等器物，新出现的有Ea I式罐等。

晚期早段即C1组地层单位。器物类型有B I式彩陶瓶，II式壶，II式带嘴锅，A II式、B III式、Ca III式、Cb II式、Ea II式、Eb型、Ec型罐，A III、A IV、C IV、D II、D III、E I式盆，III式甑，Ab II、C II式钵，另外有新出现的瓮、碗等。

晚期晚段，即C2组地层单位，该段出土器物种类少，器物种类仅有B II式彩陶瓶，II式壶，II式缸，III式带嘴锅，Ca III式、Ca IV式、D III式、Eb型、Ec型罐，D IV、E II式盆，Ab II、C II式钵等。

三、营盘山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属性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凤仪镇附近，地处岷江东南岸二级台地上，海拔约1600米，高出岷江河面约120米，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2000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发掘者依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的组合和演变特征，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4段，并建议将此类遗存命名为“营盘山文化”，认为其是一种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6]。试掘报告发表后，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存应归入马家窑文化，岷江上游应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7]；一种认为其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并与甘肃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可能是后者南迁的结果^[8]；还有一种认为相对仰韶晚期遗存来说，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位和大李家坪三期遗存相差不大^[9]。笔者认为，要探讨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属性，首先应该着力于遗址本身的分期和器物群的认识，在分期的基础上判断遗存的上限和下限，从而与周边文化进行比较，进而探讨其文化属性。

（一）分期与年代

试掘报告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4段，基本上反映了遗址的层位关系，但是由于营盘山遗址地处坡地，地层堆积并不连续，笔者对遗址的分期和时代略有不同认识。在报告提供层位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我们认为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3段（图六）。

第Ⅰ段，即试掘报告的早期早段，包括H4、H12、H13、T8⑥、T12⑥等地层单位。第Ⅰ段出土的器物较少，可以分成两组陶器，A组包括钵、彩陶瓶、壶等，主要为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B组主要为罐类，为本土文化因素。

A组陶器包括钵、彩陶瓶、壶三类。钵，标本T12⑥：71，敛口，弧腹，腹部饰密集的斜向绳纹，该种钵见于波西遗址G1（G1：6），仅后者上腹另饰一周凹弦纹，且腹部绳纹为纵向，大李家坪第三期该类钵也多饰纵向绳纹。彩陶瓶数量少，标本H12：5，Ⅰ式，侈口，平折沿，圆唇，颈部饰平行线条纹，肩部饰草卉纹，腹部饰平行线条纹和水波纹，该种草卉纹见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MT6⑦：59）。壶的标本不多，标本H12：2，AⅠ式，直口，平折沿，尖圆唇，高领外壁及沿面施陶衣并磨光，该式壶见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MT2⑦：14）和茂县波西遗址（T1③：1）；标本H4：19，B型，侈口，尖圆唇，领较短，该式壶同样见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MH21：78）。因此，第Ⅰ段的年代当于大李家坪遗址第三期中段的年代相当。

B组陶器以罐类为主，大致可以分为三型，A型为直口罐，标本H12：4，AⅠ式，折沿，圆唇，束颈，溜肩，该器形沿用至第Ⅱ段；B型为侈口罐，标本H13：14，BⅠ式，圆唇，束颈，唇面压印斜向绳纹，颈部和腹部饰纵向绳纹，最突出的特征是在肩部或腹部贴塑圆形泥饼；C型为卷沿罐，标本H4：6，CⅠ式，侈口，卷沿，方唇，短颈，唇面压印横向波浪式绳纹，颈部饰纵向绳纹，肩部以下饰斜向绳纹，该类罐也见于林家遗址和大李家坪第三期，但林家遗址该类罐颈部一般不施纹样，大李家坪第三期与营盘山的较近，但仍有区别。

第Ⅱ段，包括H3、H8、T12④、T10④等地层单位，大致包括原报告的早期晚段和晚期早段，这一阶段是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最发达的一阶段，除了继承第Ⅰ段的一些文化因素外，夹砂陶器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

A组陶器包括Ⅱ式彩陶瓶、AⅡ式壶、彩陶罐、彩陶盆、带嘴锅、侈口罐、钵、碗和器盖等，这些均是马家窑类型常见器形。标本H8：4，Ⅱ式彩陶瓶，广肩，表面用黑彩绘制多组以弧边三角纹为主、呈带状分布的几何形图案，与甘肃康乐县苏家地发现的基本一致。标本H8：67，AⅡ式壶，侈口，卷沿，圆唇，颈部较Ⅰ式短。标本H8：1，敛口，平折沿，方唇，束颈，颈部饰平行线纹，肩部饰草卉纹、弧线圆圈纹和圆点纹，腹部饰变体鸟纹、平行线纹和圆点纹，其中草卉纹与营盘山H12：5彩陶瓶的相同，变体鸟

	A组陶器 (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	B组陶器 (本土文化因素)
第一段	I式瓶 (H12:5) 彩陶钵 (H8:1) 彩陶盆 (H14:3) A I式壶 (H12:2) B型壶 (H4:19) I式钵 (T12⑥:71)	C I式壶 (H4:17) A I式罐 (H12:4) B I式罐 (H13:4) C I式罐 (H4:16)
第二段	彩陶钵 (H24:30) II式钵 (H8:4) 带嘴锅 (H8:50) 碗 (H8:53) 碗 (T10④:36) II式钵 (T10④:47)	A I式罐 (H8:29) C I式罐 (H8:42) D型罐 (H8:36) A II式罐 (T12④:21) C II式罐 (H8:64) D型罐 (H8:34) B II式罐 (H3:36) C II式罐 (H8:71) E型罐 (H8:57) B II式罐 (T12⑤:36) C II式罐 (H8:43) E型罐 (H8:73)
第三段	彩陶钵 (T14③:11) 彩陶盆 (H18:11)	F型罐 (H1:5) A型圈足器 (T1④:30) B型圈足器 (H21:9) C II式罐 (H17:35) B III式罐 (T8③:27) C III式罐 (H18:1) F型罐 (T1③:24)

图六 营盘山遗址陶器分期图

纹同林家遗址晚期遗存(F21:5)的完全一致。标本H8:2,彩陶盆,敛口,折沿,尖圆唇,上腹外壁饰水波纹和线条纹黑彩,底部、内壁饰草叶纹和弧线条纹,该型钵和水波纹多见于林家遗址晚期偏早阶段^[10]。标本T10④:37,深腹罐,侈口,卷沿,方唇,唇面压印斜向绳纹,腹部饰交错绳纹,颈部和腹部饰四道箍带纹(附加堆纹)。标本H3:16,卷沿,绳纹花边口,肩部和腹部饰纵向绳纹,与B组的CⅡ式罐接近,但颈部为素面,绝不见任何纹饰,多见于林家遗址等马家窑类型。

B组陶器除延续第Ⅰ段的A、B、C三型罐外,出现了一些新器形,如直口立领罐(E型)、侈口直腹罐(D型)等。标本T12④:21,AⅡ式罐,直口,短颈,平折沿,方唇。标本H3:36,BⅡ式罐,侈口,方唇,唇面压印斜向绳纹,颈部和腹部饰交错绳纹,肩部贴塑四个一组的圆形泥饼。标本H8:42、H8:64,CⅡ式罐,侈口,卷沿,圆唇,唇面压印斜向绳纹,颈部饰斜向绳纹,腹部饰交错绳纹。标本H8:73,E型罐,直口,方唇,立领,广肩,唇面压印斜向绳纹,颈部和腹部饰分段纵向绳纹,该种罐见于茂县波西遗址(T1④:1)。标本H3:5,EⅠ式罐,侈口,折沿,方唇,唇面压印绳纹,沿下饰箍带纹一道,直腹略鼓,器表饰纵向和斜向绳纹。标本H8:36,D型罐,直口,折沿,方唇,唇面压印横向绳纹,器表饰纵向绳纹,直腹略鼓,外形与EⅠ式罐较近,但体形较后者大。

第Ⅲ段,包括H1、H18、H19、H21、H24、T1③、T8③和T13③等地层单位,大致与原报告晚期晚段对应。该段A组文化因素较第Ⅱ段大量减少,而B组文化因素则有所增强,出现一些新器形和新的纹饰,如出现较多圈足器和瓦棱纹。

A组陶器方面,仅见少量壶、彩陶盆、彩陶钵和带嘴锅等。标本H17:26,AⅢ式壶,侈口,折沿,圆唇,颈部下端内收略呈束颈。标本H18:11,彩陶盆,敛口,折沿,方唇,沿面彩绘竖线条纹和弧线条纹;标本H24:30,彩陶钵,直口,折沿,上腹外表绘制水波纹和草叶纹,内饰黑彩弧线条纹;标本T14③:11,彩陶钵,直口,折沿,下腹内收,沿面彩绘竖线条纹和弧线条纹,腹部饰水波纹和弧线条纹,彩陶盆和彩陶钵的彩绘风格与林家遗址第3层(T5③:8)的风格一致。

B组器物除了继承第Ⅱ段的外,出现较多的圈足器。标本T8③:27,BⅢ式罐,直口,方唇,唇面压印斜向绳纹,颈部和腹部饰交错绳纹,肩部贴塑四个一组的圆形泥饼。标本H18:1,CⅢ式罐,与CⅡ式罐基本一致,仅颈部加饰附加堆纹一周。标本T1④:30,A型矮圈足器,表面饰多道戳印纹;标本H19:1,A型矮圈足器,器表饰纵向绳纹,足根部饰斜向绳纹;标本H21:9,B型高圈足,圈足内底凸起并饰篮纹,外表饰斜向绳纹。标本H1:5,形制与CⅢ式罐基本一致,但为泥质陶,腹部饰瓦棱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3段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其中第Ⅰ段的时代与大李家坪第三期中段遗存年代相当,第Ⅱ段和第Ⅲ段分别与林家遗址晚期早段和晚段年代相当,即与大李家坪第三期晚段遗存的年代相当。营盘山遗址2000年试掘时曾采集木炭标本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测

试,有2个¹⁴C年代测试数据,BA03280(2000SMYT10H8): $4390 \pm 60a$ BP;BA03281(2000T12⑥): $4170 \pm 60a$ BP。2003年发掘采集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出了3个¹⁴C测年数据: 4416 ± 31 , 4274 ± 31 , $4419 \pm 32a$ BP,经树轮校正后大体为4881~3100a BP^[11],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约为距今5300~4600年。林家遗址有3个晚期早段(简报分期)标本的¹⁴C测年数据,其中H19的木炭和F21的炭化稷粒为距今约4700年,F20的炭化木柱为距今5200年^[12],学术界一般采用4700a BP作为林家遗址的年代下限。结合两个遗址的¹⁴C测年数据,我们可将营盘山遗址的年代下限定在4700a BP左右,至于营盘山遗址的上限当与大李家坪三期中段遗存年代相当,估计在5000a BP。

(二) 文化属性探讨

前面已经提到对于营盘山遗存的文化属性目前有着几种不同的认识。无疑,学者们都注意到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影响力,而且主要是从陶器群方面进行分析的。虽然石制品和骨器的分析不如陶系分析那么直接反映文化谱系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增强说服力。为全面地考察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属性,我们先对前面学者关注较少的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器进行梳理。

营盘山出土的石制品包括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者包括刀、斧、杵、石球(弹丸)、穿孔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磨制者包括斧、铤、刀、长方形穿孔石刀、凿、砺石、环等。

营盘山长方形穿孔石刀分长方形单孔石刀和长方形双孔石刀,这两种形制的系绳石刀在甘青地区有较多发现。在白龙江流域则多为两侧带缺口的系绳石刀,在武都县大李家坪公布的材料中,二、三期均不见穿孔系绳石刀,陶刀也是两侧带缺口的,不见穿孔的^[13]。而在营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单位还不见两侧打缺系绳石刀,也不见陶制的穿孔系绳刀,在距营盘山遗址不远的波西遗址早段也不见两侧打缺系绳石刀。

营盘山遗址出土较多的细石器,原料以燧石和水晶为主,有细石核、细石叶等^[14];而在甘青地区的白龙江流域中极少见,师赵村五期仅发现细石叶1件^[15],在东乡林家有较多发现,原料主要为玛瑙、水晶和石英等^[16]。

环形器,在大李家坪二期和三期、师赵村均有发现,其中东乡林家发现石环较多,系先将石料打成扁平圆状,由两面中部琢击成孔,再用石钻从两面钻磨圆孔,有骨、陶、石质三种。营盘山的环形器看来也并非受白龙江流域文化的影响,而与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的马家窑类型文化有联系。而在四川盆地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广元中子铺不见这类器物。

石球,在大李家坪二期不见,但三期出现少量,而在东乡林家遗址有大量发现,师赵村也有较多发现。石杵在东乡林家遗址、大李家坪遗址也有发现,师赵村五期不见,广元中子铺亦不见。石斧,营盘山有打制和磨制两种,均为弧刃中锋,平面呈梯形或长